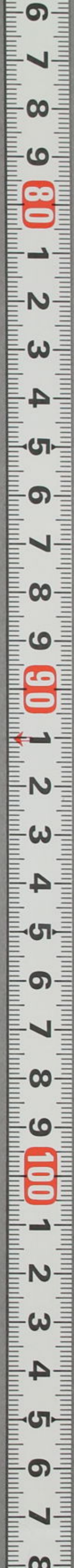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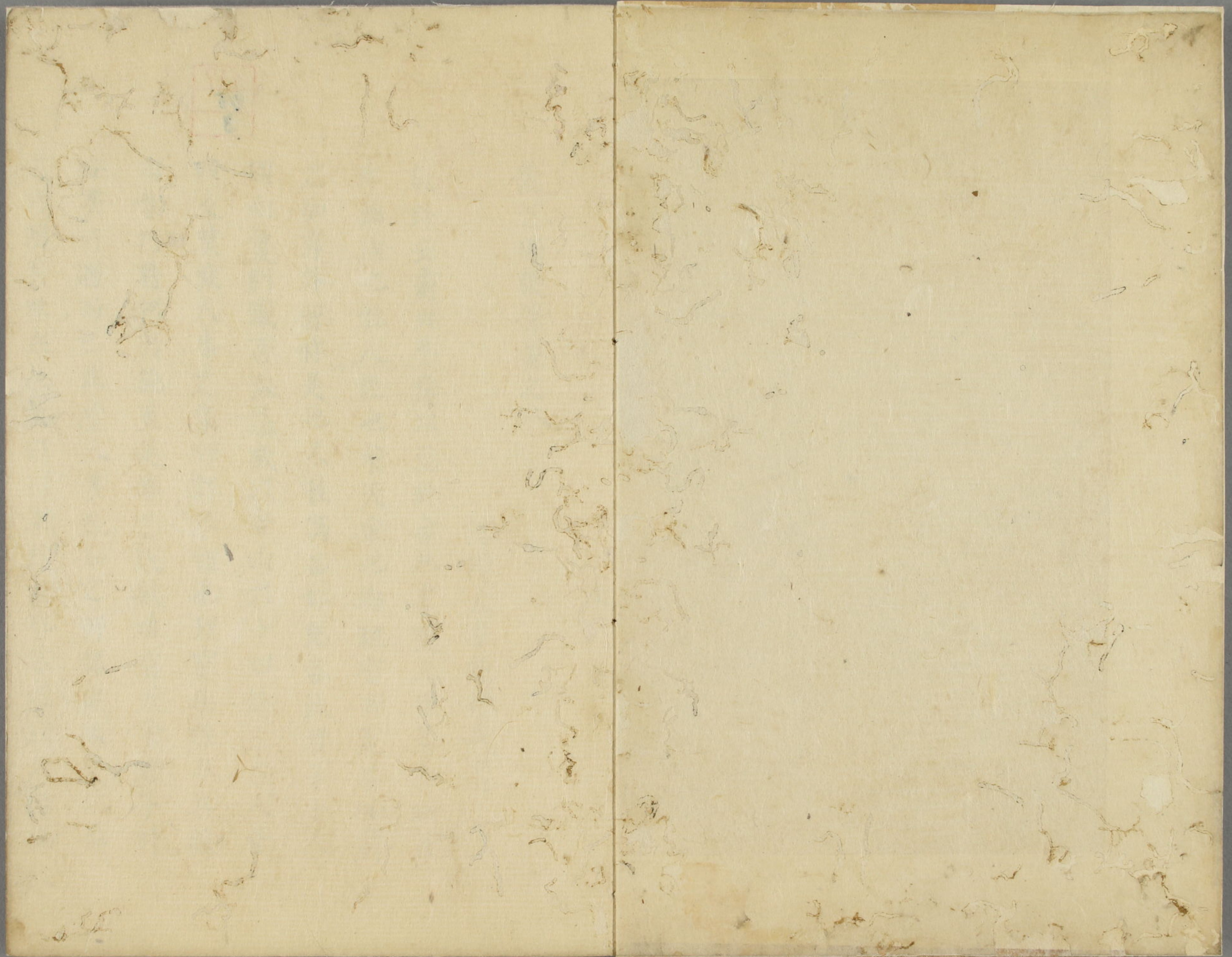


服部文庫
117
55
3





117
55
3

紫芝園謾筆卷之八

信陽大宰純德夫著

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言聖人作易之功蓋
理物理也性人性也命天命也物理有所至易必窮
之如序卦所稱是也人性萬品好惡各殊君子小人
趨向復別臧否淑慝微以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莫非人事之象所謂盡性也理窮矣性盡矣雖
有智巧將何所施至是事之成敗唯有天命君子特
安其所遇而已非聖人其孰知之所謂陰陽變化易
之所明其要在是故曰以至於命也宋儒以此語為



學者之事表章經理二字以為大學之要務豈不謬哉

祖來先生甚重生自飲食居處以至出入動止賓客應接之事苟可以傷生者斷弗為也然其所以病死者乃以思慮過度也蓋先生有志于功名自少以著述為事年過六十旧痾數發而猶不能清心靜養遂致篤疾而死謝在杭云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誠矣有沼田容語入曰吾鄉終歲天氣惡若遇天晴氣和終日無風者人謂之十八日好天氣言一歲之內唯有十八日好天氣也聞者輒蹙曰噫可厭土地之僻

也其民何以堪之容曰亦習耳余聞之笑曰子異沼田之少好夫氣乎試問東都一歲能得幾日好天氣乎吾恐不及沼田十八日耳聞者默然少焉曰誠如

子言

自唐以前注古昏者解文弔而已無作評論宋儒好作評論故古昏之有評自宋以來極為無用夫評者論是非而已是非無定論人各是非其是非安得以已之是非是非天下哉故作昏評者是欲以區區所見是非天下也可謂僭矣如凌以棟史漢評林猶多無用之評况其他乎余每誦昏見後儒評語不欲誦

之往々塗抹之為其無益於學者也

有安藤某者前長火器隊百人既老自号三樂居士其所与遊有一士人少居士一歲一賈人少居士二歲甲寅冬三人皆疾十一月居士卒翌日賈人死又翌日士人死亦一奇事也居士年八十四云

杜詩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負笈行千里旅食京華春旅食也旅食猶言旅酬也室鳩巢先生晚年著駿臺雜話自言其少時游学于京師曰或負笈旅食于京師是誤以旅為羈旅

雜話盛称程朱之道即聖人之道乃曰天地之道即

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即程朱之道也鳩巢之意欲以程朱之道推本天地而乃以天地之道推本程朱是誤以末为本亦立言之過也

酈高贊云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雖下當有日字而省之語急故也亦古文法也

馮唐傳之帝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頗李牧为将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頗牧之所以能卻胡寇者以其趙将而用國人也雖漢諸将豈無能為頗牧者哉所以弗能者将皆天子所遺卒皆四方志募之兵不則譎戍之衆俱離本土

而行役於萬里之外是雖主猶容也比之古時名將
將本國之兵以侍敵者強弱之勢不可同日而語也
其實封建與郡縣兵制之異耳馮唐亦未之有知也
王吉上疏言聖王独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
則天下咸言之善哉言由此觀之人主之行不可不
慎也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莫之言無也然莫與無在文不同其用不可易無以
莫也徂來先生為文好用莫字如無有作莫有無所
作莫所余按古文言莫有者如龙氏傳云莫有圖心
莫有圖志亦多見而莫字比無字意微活迥不字耳

先生乃一切以莫字易無字妄矣余嘗以此難先生
先生曰莫無也無之為莫一音之轉耳有何異哉吾
子必欲甄別之乎余雖不敢爭辨而心未以為然蓋
以文字有可互用者不可互用者也莫所於古昏未
之有見也文選陳孔璋檄豫州文云莫所憑恃余所
見独此豈本無字後人誤作莫歟亦未可知也徂來
乃好用莫所字亦好奇之過也凡徂來有所好用字
如當云甚而云太當云此而云是當云然而云尔當
云去而云距當云當而云方當云詳而云審當云言
而云謂當云只而云祇當云可若忘而云容當云古

薛若古語而云古言之類此皆二字同訓而其用各殊先生乃亂之可謂喜兵蓋好奇之甚不自覺其誤耳然同訓之亦有可互用者執一不可也要當學古人字法則終免其過矣大抵祖來之文雖奇然字法駁雜時有疎謬覽者詳之

祖來先生謂仁齋先生好奇自余觀之祖來之好奇甚於仁齋古人曰謂尤而效之者夫子有焉

漢昏馬宮傳云宮本姓馬矢宮在學稱馬氏我日本鎌倉時右旅有牛糞氏示不足怪也

韓安國諫梁孝王引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為狼如語所云世固有之然非人情乃變之大者也真可謂不可訓者也

二人在道上見跛者視之羨文人也申曰美哉天也惜其左足獨短乙曰子言過矣夫子非左足獨短也乃右足獨長也已二人行且爭論聞者笑之有老父進謂之曰二君之言皆是也亦皆非也夫子左足少短右足少長

碩人詩謂之美人賦亦可小戎詩謂之戎車賦亦可七月詩謂之農業賦亦可采薇出車六月采芑諸篇謂之出師賦亦可車攻吉日二篇謂之田獵賦亦可

斯于謂之考室賦亦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謂之
祭祀賦亦可賓之初筵謂之酒德賦亦可雲漢謂之
旱賦亦可駒詩謂之馬賦亦可閼宮謂之棨宇賦亦
可夫古人詩中本有賦之者特詩之一體耳降自周
季乃有辭賦之作及相如子雲之徒出多構繁文虛
辭以冗長為工雖盈簡牘抑何用哉好古之士不學
可也

佛工有偽作古佛像者取古佛工及名僧所作佛像
不同坐立自頂上折作兩片用同不谷足其羊軀膠
固其縫然後左右照其故羊軀刻其所足肖則成匿

余嘗謂班孟堅作漢昏武帝以前全用史記文而稍
增損之天漢以後乃孟堅所自撰仍仿子長為文故
其文頗似子長是則擬作之類非孟堅本色也此与
所謂偽作古佛像其事相類不亦竒乎以孟堅他作
觀之漢昏非其本色可見矣

漢昏貨殖傳因史記為文則可其載粵王句踐范蠡
計然子贛白圭倚頓郭縱烏苾羸也寡婦清是皆周
秦前世人非漢人也閱漢史此吾所不解也

班孟堅作古今人表後儒多議之者揚用修曰洪荒
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君仇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

以著人表既以承其名復自亂其體名多謬矣焦弱
侯亦曰表名古今而篇中所列不及漢人尤為不極
絕謂不然古今人表者所以品薦古今人物也蓋孟
堅本意在品薦漢一代人物然品薦人物當有所比
擬故表古人者所以為標準也其不表漢人者諱避
也表名古今而篇中不列漢人所以示意也雖不列
漢人然以所列古人為標準而以紀傳所載漢人行
事比之則其等級倫類可知矣要在詳考之耳故曰
古今人表不為漢史之累若弱侯所謂品薦無章是
非驚亂者余亦不敢掩其瑕

東都有中山止流先生者初為浮屠但來先生教授
於芝浦時與眾僧俱往聽先生說各其後去住持迎
鄙一寺居久之棄寺還俗娶妻生子享保中移家都
下因聖德寺波悅上人以來見但來先生上人使純
致意於先生純曰必使止流奉昏乃可上人令止流
作昏以授予予受而致之先生其昏有云僕非為食
色而還俗乃為道也先王西之報昏曰茂卿以為食
色即先王之道未聞外是更有所謂道者遂辭以疾
止流亦不敢復請未幾先生歿

水戶茂公時漢人於海中獲珊瑚其色淺赤質柔腴

如海帶本衆見者莫能識之懸而歸之及乾其色漸
深質亦堅剛乃真珊瑚樹如自壘船中來者於是歎
之茂公遂为国珍云

岡崎士人河野道親者好医方有二男一女其長子
病瘡瘵而死次子又疾医治不効丹、瀛、蕙、河、野、謂
医東城子曰吾兒疾篤萬無生理惟方各有取瘡處
方而今人莫取用之予今欲为吾兒行之死者余也
予後及、術而巴東城子曰可也河野乃用虞天氏国
文正傳所載神授丸与服二日下志形如殺喪人或
以为不死然羸憊之甚元氣不支遂死蓋晚也無何

少女又疾時年十四咳嗽累月不已瘡證粗具河野
誠与神授丸二日下炎時冬寒甚且調補以保元氣
明年二月又用前方取貴如法數日下炎五六合及
小石如蕎麥大者十六枚鐵椎擊之而不碎蓋炎所
嚙骨節也後用補脾之劑而愈惜也向使二子者早
服此方則不死矣東城子者岡崎侯侍医其子伯通
記其事以告人云

竹刺入肉亦能殺人岡崎大夫松本氏奴可是得疾
而死東城伯通親見之云于時松本氏有婢因言上
總農夫麥芒入肉不出痛悶而死其状亦如此奴物

之毒人雖微可畏乃示

孟子問告子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
白玉之白與此四句上白字謂白之下白字黑白之
白也言見羽之白以為白猶如見雪之白以為白見
雪之白以為白猶如玉之白以為白與孟子之問
白之意同異何如耳非問三物之白同異也故上
白活字下白死字也司馬溫公疑孟曰孟子云白羽
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忘
之云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
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所以來大牛人之難也溫

公不知上白活字以為黑白之白故云然非獨溫公
右來說者率如此可謂謬矣果如其說則孟子自言
羽之白猶雪之白雪之白猶如玉之白與足矣四句
首白字皆為析文矣夫三物性質各殊則其色之白
亦異不待智者而知之孟子雖強辯豈以此誥告子
哉孟子特問人見三物之白而白之之意有同異否
耳夫人苟見白色之物以為白凡有目者皆然何須
問乎故告子答之曰然於是孟子若曰性犬之性性
牛之性性人之性與則告子又答曰然何則見生物
之性以為性無有同異也今孟子乃曰然則犬之性

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于此與前同大異其指
夫犬与牛与人雖同為生物其性豈同哉孟子不問
人見以為性之意而直問其性同異此後見之問何
足答哉告子所以不答也

憲廟視朝常晚元祿中薩摩侯綱貴入朝日出造朝
迄午 憲廟未出視朝薩摩侯請見執政曰綱貴入
朝今日詔見 上早造朝而 上未見臣得非憚煩
乎臣請辭執政曰然近日 上視朝比昔少晚而君
早造朝宜其以為淹也雖然君但須為 上今日視
朝薩摩侯曰臣等法留都下期年今日不得見 上

尚有他日不可以臣等故煩 上因請辭遂起將出
執政固留之薩摩侯乃復坐執政以告 憲廟遽出
視朝以 憲廟之威嚴也當時諸侯猶有倔强如此
者

憲廟惡殺生都下法禁甚嚴告者有賞至有殺雞鶩
燕雀而死者於是番守吏士有五人同場習射者一
人誤射殺鳩奴知而告之理官召吏士而問之曰何
故殺鳩一人對曰小人習射已引滿而適有鳩在毅
中當此時小人目所視唯見射的不見鳩及發矢而
中鳩非敢射鳩乃射之地耳凡射者彎弓雖有父母

在穀中不能持滿弗登諸君共知之雖然臣等既犯
禁敢不伏罪願就刑司寇事聞有命皆赦之且賜白
金人五錠以賞其言有理歸奴其主聽其處治五人
共殺之云

中凡卒列以白鴨頸血灌之極妙有人但覺午指麻
痺日食白鴨子三歲乃愈人家畜白鴨常聞其鳴亦
可以防卒中云鴨即鶩俗謂之家鳧鴨子即鴨印也
食之者生熟任意皆可

元文丁巳正月初四日大白貫月初八日畢大星亦
貫月是夕彗星見于西方直長庚之下連見二十餘

日都人為之凶言天者却靜余竊長大息松崎子
默曰仲錄刘向太拘余曰然漢天子畏天雖日食也
震時有之事莫不恐懼修省况於希有之變乎此猶
有古之遺風也仲舒刘向因唱洪範五行之說必欲
以人事微災異誠所謂牽強傳會可笑者也迨世言
天者皆理字之徒唯推步是務視天如死物見變不
以為變曾不知懼愚謂此二者皆矢之善易曰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蓋天之有變天心有不平也譬
如人身生癰子雖未見其害然必施治守禁以求其
愈因防其後不亦異日又發卒致癰疽惡腫甚至不

起何則瘡癘雖小本因氣血壅滯與內外邪毒而生也如之何得不慎哉天變亦猶是天心苟有不平則垂象以示人、何得知其所以不平又何得知其變其責乎惟天心苟有不平其責在人、何得不恐懼修省哉春秋災異非聖人之微意乎今之言天者何得知之易曰若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之謂也子默曰善

王元美号弇州山人字各弇字叔吾而不言列名为何音或說为音奄或說为姑南反往、紛爭余按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諸序云召鳴鳥于弇列注

弇音奄則知說为姑南反者非後漢耿弇則姑南反或问故沼田侯丹公扁其堂曰琴鶴五子所作墓誌曰取諸白氏之語公所取何語答曰白氏長慶集弟八卷有琴詩曰置琴曲几上慵坐但含情何煩故揮弄凡絃自有声鶴詩曰人各有所好物固無常宜誰謂尔能舞不如闲立時又二十四卷自喜詩有鶴与琴各共一船句又三十三卷首雨中聽琴者彈鶴操詩盖樂天好琴受鶴詩中並称二物如此丹公墓之故以是二字名堂

享保中仇倉侯乘邑为列相亡幾罔靖侯忠之免而

佐倉侯為首相用事專行損下益上之政如岡崎侯
士民愁若或謂古河侯忠良曰佐倉侯聰明能斷真
出群之才也惜其不學問耳古河侯曰佐倉侯吾幸
其不學問如使其學問則所謂虎傅之翼也其害人
不亦滋甚乎

晉裴頠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憎何晏阮籍口談浮
虛不遵禮法王衍之夜不以物務自嬰乃著崇有論
以叙其蔽余謂頠意誠好然其以有無立論亦是癡
人說夢要之未如先王之道者也

歷史唯馬史班漢詭之令人忘倦予每有所檢輒遂
誦數紙或至終卷愈誦愈有味降自范曄後漢晉文
辭不足觀誦之易倦苟涉獵而得事之奇者而記之
可矣晉生有會誦二十一史而講究其義者可謂徒
費工夫矣

晉晉苻融傳京兆人董豐妻夜為賊所殺妻兄疑豐
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禁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知焉
昌殺之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日本與其
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日本
源度妻為藤盛遠所殺事与此同豈度妻聞董豐妻
事而恟之歟抑將其事偶同也

沈約宋晉符瑞志載自漢武元符元年至晉咸和八年麒麟見者凡七十五自漢昭始元三年至宋孝武孝建元年鳳皇者凡百九十九何麟鳳之出難于上世而易于後世此誠可笑約載諸志其忍亦至於此歟

六朝人率悅佛法於是以僧為名者甚多存自載僧靜王僧虔明僧紹公孫僧遠紀僧真梁有呂僧珍王僧孺元法僧王僧辨胡僧祐陳有杜僧明梁世祖世子名方等亦佛語也至如齊人王文殊梁人庾沙弥陳人魯悉達蕭摩訶並以梵語為名矣凡俗之所何

如哉

梁武之世老人星見者數矣武帝壽八十六豈其驗耶然其天下無足觀已

梁武帝簡文帝孝元帝父子三人並有文才在位之日詔旨頻下每輒繁文令詭者厭倦不能終篇著述之多皆數百千卷古今帝王所未有也然三主皆不令終四主三世而亡豈非以不德而才故歟孔子曰雖多亦奚以為此之謂也

徐勉在梁朝才學出衆上表修五禮其志亦大矣惟其以孔教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乃其不知

道外最為可惜耳大抵六朝之士多坐好佛不得孔子之徒時運所至悲夫

斐子野亦梁朝一才子也傳云末年深信釈氏持其教我終身飯麥食蔬嗟乎詭昏而不知道何用昏為六朝唯梁人多文學士觀儒林文學處士止足四傳所載可見矣惜也其人信釈氏者十八九要之皆非先王之道者也

香油所以膏髮也汚衣則為穢粒食所以養人也茹足則為累今夫神符所以護它本非惡物而貽之朱門華屋則人見以為累俚語曰佛面著糞神符亦朱

門之糞哉

元文二年丁巳十一月七日天寒北風而雨及未時南風暴至熾々如湯火氣所觸之物或濕或汗或氣如霧不辨東西丘陵林薄皆起白煙見者以為火起相并起救東人西走西人東走俄頃風定氛消雨亦隨止人或以為龍起實則非也竟莫詎其故亦一怪事也

古今帝王堯舜之外唯湯為不可及輔弼依命之臣皋夔稷契之外唯伊尹為不可及王業之盛曆數之久設實冠古今何以言之丘帝官天下擇賢而授之

自賢聖而有大功所以得天下也自禹以後不与賢
而与子民不敢不從德沃之傳四百有餘年至桀而
失之湯以征代得天下於是改正朔易服色与民更
始此實開闢以來未有之事湯始为之而天下不敬
不暇非至德而能如是哉伊尹匹夫起为湯師凡湯
所行皆伊尹教之遂为阿衡而为政於天下湯崩太
甲立而不召伊尹放之於相宮天下莫敢疑焉夫周
公以叔父之親桀王政猶不免流言之誦伊尹乃以
人臣非常之事而天下不以为不軌非至德而如是
哉殷有天下六百有餘年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王

綱弛而復張者數矣紂無道而失天下當是時也周
積德於下而人心歸焉紂則行暴於上焉得不亡乎
紂亡而殷民猶弗服周武庚因之作乱周人謂之頑
民而實殷人未能忘其先王也周卜年七百非不長
也然成康之後僅有宣王之中興而已降平王王道
陵遲不復能振歷春秋以至戰國天下不復尊周邦
畿千里非復其有上無桀紂之暴下無湯武之聖而
天下为秦之有周之亡也所謂薪尽而火滅者也豈
不哀哉由是觀之殷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代之後帝王之真莫正於漢祖莫易於漢祖降自

魏晉雖曰受命大都迫而取之不可謂非篡奪也初
高帝之為漢王也投陳平黃金四萬斤而不問出入
平也用之縱反間於楚遂以是克楚天以項羽之勇
猛而抑楚之強佐之以范增之智當是時漢非其敵
也審兵向使平也不出奇計恐天下未易定矣然平
之受黃金四萬斤豈盡用之反間哉意其所以供私
家之用居多漢王寧不知之哉以為不如是不可以
濟大事也此其所以為高帝也雖然損四萬金而得
天下則所損不為多而所得不訾譬諸賈人則所謂
善賈者也宋人有詩曰漢業如何作得成都絲能回

楚君臣可憐許大秦天下只直黃金四萬斤此之謂
也由是觀之韓信謂高帝天授非諛言也

自秦漢以下國家之政莫不善於趙宋國家之亡莫
為可憐於趙宋宋太祖創業太宋守成唯是時号称
無事自真宗時契丹入寇徽宗時女直入寇至欽宗
與上皇共為女直所擒群臣弗能復之二帝遂子女
直此開闢以來未有之事也高宗去汴梁都杭列當
是時蒙古起于本國自寧宗時稍入南侵至理宗時
失地於蒙百過半其未臨安陷至端宗君臣共蹈海
至帝島君臣皆死於海此亦生民以來未有之事也

宋七而天下始為狄百亦一大怪事也至若學術之
差先生之道變為叔氏之歸亦一大厄也天下胡服
自然之理無足怪者也可勝哀哉

古之君子於事之不可已也犯危難而弗懼知死生
有命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此事之可
已者也取與死生皆視之可否常也孟子曰可以
取可以無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傷惠可以
死可以無死、傷勇取之傷廉易知也與之傷惠死
之傷勇難知也孟子此等處立言險矣乃我國之習
也孔子則無之

毛詩序曰風、也教也陸德明詁凡、上如字下福
鳳反余謂非也下凡字亦當如字蓋上凡字是凡雅
之凡下凡字是凡而之凡也故下文云凡以勸之教
以化之此二句乃申明凡也教也二句之義也若詁
凡也之凡為福鳳反則是與訊同下文當云訊以勸
之豈成義哉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將伎縣中守張樂岱
郊縣樂縣也縣音玄李善注曰言將伎都洛邑封禪
泰山也呂延濟注曰縣都也皆非也篇末云慨鄴宮
之不縣即此縣字也五臣固不足道李善何謬乃尔

朱芑云鉦人伐鼓陳師鞠旅言鉦人代鉦鼓人伐鼓
陳師旅而告之也此二句並互文也凡古人之言辨
互文者時有之而此詩其最工者也二千五百人為
師五百人為旅

岑參詩云雪裏題詩淚滿衣言雪裏題詩而淚滿衣
也又曰雙袖龍鐘淚不乾不乾者雙袖不乾也李于
鱗詩云雪裏題詩淚不乾但淚不乾不言何物不乾
是不成語也岑兩句皆有條理李而取其語而綴以
成句則不成語也

罔崎野見衛首臣桂玄珉者其子被鼠咬手指而死

明年其妻又死於鼠又明年玄珉又死焉東城伯通
語余云此与家語所載齊人父子孫皆死於虎相類
宇宙奇事也

戊空城者多患瘧疾世俗言某城多濕杜征南友傳
注云城積陰之氣此通論也凡空宅多冷濕

神戶侯忠統与沼田琴鶴公善自享保中神戶侯為
叅政而後不復訪問琴鶴公琴鶴公藏陸治歸去來
圖及琴鶴公为列相 上徵歸去來圖覽而還之琴
鶴公薨世子直純立为沼田侯之三年補戶侯使医
服部玄孝乞歸去來圖沼田侯拜曰先君所愛翫

且徑內覽故不敢獻敢辭神戶侯復便去孝言曰願
以物易之君幸許之則請錄呈吾所有卷軸畧玩唯
君所取沼田侯曰若不穀所置則獻之不須相易唯
此圖先君精神所鐘以下穀雖無似敢不保守先君
精神敢固辭遂弗予神戶侯前西臺侯也

莊子肱篋篇云膠離朱之明史記吳起傳云往年吳
公吮其父班孟望答賓戲云高鞅挾三術以鑿孝公
曰膠曰吮曰鑿三字奇甚有千鈞之力此法古文中
亦希有也

老子五千言者經也莊子三十三篇者疏也演也

也老子之簡而約莊子之文繁而冗是故老子寡注
子躁人之言多要之老聃以德勝莊周以才勝

莊子寓言叙事妙不可言至其議論冗長在
難說難解所以令人厭倦也其實老聃不欲服人莊
周有意於服人者也周竟坐是不自覺其言冗長耳
凡說諸子昏須以其人說其昏如說莊子須以莊子
說莊子則可以得其旨矣後世或以佛者說莊子或
以儒者說莊子如林希逸是已所以不得周之旨也
昔南都僧有知言語害於道德者四人同志並坐一
室夜習無言一小僧侍側供使令坐久燈且滅上座

僧曰沙弥挑燈次一僧曰無言場也又次一僧曰場
法敗矣下座僧曰唯我能無言見歟無住沙石集莊
周為老子之夜明無為之道傳不言之教而三十三
篇而諄々言之惡在其無為不言與天下座僧何異
春秋昏大災一曰某火一曰某災宣十六年經曰夏
成周宣榭火左傳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
曰災杜氏無解公羊襄九年傳曰曷為或言災或言
火火者曰災小者曰火何休曰大者謂正寢社稷宗
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穀梁昭九年傳曰國曰災邑
曰大范甯亦無解三家說不同如此今未有所適從

始從危氏可矣然據左氏人火之也之言所謂人火
者人故縱火也天火者失火也說左傳者不見本文
之字以為人火謂失火天火謂雷火之屬雷火為災
世不多有則其說固非惟縱火亦世所希有豈春秋
時徒多有之邪此亦可疑要之災火之辨三家各一
義考諸經傳皆有所不通此必有定說吾未之聞也

凡人連稱姓名連稱姓字常也古人有字下連名而
呼者如芾父何孔父嘉叔梁紇是也又百姓名下帶
諡而字者如史記晉世家趙衰成子趙鞅簡子是也

礫川星有小瞽善三絃幼童少女從學者衆矣小瞽每為之所食一日學者十餘人更請業無有間歇小瞽倦矣欠伸且泣曰教者已倦而學者未罷猶尚請業旁人笑曰人之於術業也學之不能恨而泣者有矣教者倦而泣未之前聞也太宰子聞之曰誨人不倦者仲尼之所以為仁也吾儕小人以詭技先後生實亦勞焉時有倦而欲泣所以不敢泣者大夫知耻忍而勉之耳彼小瞽者何可笑哉

謝靈運述祖德詩云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按弦高所犒者秦師也非晉師也事見左傳僖三十三年

謝詩云犒晉師非也觀下句對以却秦軍則靈運自誤耳非傳寫誤作晉字也古人詩亦有如此者

東朝士人家畜一瞽者為性物垂喜拂於人其主患之語友人曰凡瞽者物垂乃其常性不足以為患吾所畜則其尤者遂之則不仁舍之則可惡吾甚患之友人曰如子所云則亦一奇物也我願觀其狀曰子一夕可來過則吾見瞽者焉一夕友人詣其家主人飲之酒召瞽者侍坐飲之則飲食之則食歌之則歌戲云則戲唯人所使毫無物垂客謂主人曰子欺我耳瞽者能用命主人曰賊漢而今乃須人容去主人

責警者曰今夕友人來欲觀汝柳垂狀汝則不告柳
垂何也答曰小人今夕尽力柳垂主君何云尔主人
曰飲之則飲食之則食歌云則歌戲云則戲唯人所
使鳥在其柳垂曰容欲觀小人柳垂狀故來主君欲
使我柳垂以為玩弄而小人不柳垂愛乃柳垂也已
礫川里有 縣宦火器隊吏士新井某者己未八月
新井某詣一朝士家其園池有鳥魁主人方令奴採
鳥魁謂新井曰君亦可令從者採鳥魁新井內命僕
入池進且左右數步俄而沒觀者皆以為洄久之不
出始怪之主人命奴以瓜杖搜之不得倉卒無有人

能入而索之者象譏移時薄暮乃浮則死已久新井
遂載尸而歸蓋池中有深淵主人且未之知也新井
之僕陷而死焉余哉不幸

伊川云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孔子復
所能言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予謂此
知言也

鄭康成注三禮在竹記散七之後考覈詳悉令觀者
思過半其於後學多所裨益唯信識緯動輒援之此
則其病也已至於解義不啻糊塗不分曉旦時有紕
謬比之杜征南注左傳如雅子學語蓋康成昧於文

美亦杜於屈薛耳又如李善注文選援出處考事蹟
詳備無遺學者得之可以當五車晉故宋人諺曰文
選爛秀才半謂李善注文選也善之注又選務援出
處而不說意美不說意美則可其有不得已說意美
者不啻欠分曉且多差誤質者失望與其考出處如
出二子蓋善亦長於博覽短於解美也如司馬貞張
守節之為史記則不足道已由此觀之考覈與解美
自為二途注家亦難并無之

先君子在飯田時大夫野村某者妻堀氏有三男子
其季者小字久米從先君子學槍年十七病瘧而死

堀氏

死堀氏哀甚不食數日啼哭
日夜涕泣歲餘不衰親曰更愈喻不曉羸瘦骨立爰
晚二三侍婢扶步園中納涼薄暮清風至陳々侵
毗忽於樹陰如有所見恍若久米素衣而立堀氏恐
怖叫背之抱一婢而俯婢向父也曰久米來婢曰
少郎何故來老壞惑矣因教人擁護以屏內寢由是
失哀涕泣遂止後不復言久米亦不欲人言之初堀
氏惡瘧氣自喪女子而病退至是哀止而曰病復作
沼田候直邦以列相傳西城之四年有疾屬其世子
及諸大夫而告之曰今時醫者以人參為不死之藥

義亦拙於屈辭耳又如李善注文選援出處考事蹟
詳備無遺學者得之可以當五車晉故宋人語曰文
選爛秀才半謂李善注文選也善之注又選務援出
處而不說意義不說意義則可其有不得已說意義
者不啻欠分曉且多差誤質者失望與其考出處如
出二手蓋善亦長於博質短於解義也如司馬貞張
守節之為史記則不足道已由北觀之考覈與解義
自為二途注家亦難卒無之

先君子在飯田時大夫野村某者妻堀氏有三月子
其季者小字久米從先君子

死堀氏哀甚不食數日啼哭不止失聲幾絕者數矣
日夜涕泣歲餘不衰親曰更慰喻不曉羸瘦骨立爰
晚二三侍婢杖步園中納涼薄暮清風颭至陳陳侵
毗忽於樹陰如有所見恍若久米素衣而立堀氏恐
怖呼叫背走抱一婢而俯婢問乩也曰久米來婢曰
少郎何故來老壞惑矣因教人擁護以帟內寢由是
失哀涕泣遂止後不復言久米亦不欲人言之初堀
氏患瘧氣自喪少子而病退至是哀止而曰病復作
沼田候直邦以列相傳西城之四年有疾屬其世子
及諸大夫而告之曰今時医者以人參為不死之藥

臨人大病必用人參与服一日多者數兩少亦一二
兩以至累日未聞有奏効者夫死者命也豈人參之
力所能生哉可謂愚矣予即至危篤不省人事戒勿
多与人參汝等不用吾命則為不孝不忠矣世子及
諸大夫皆曰敬聞命矣故沼田候所服方藥中用人
參不過每貼三四分及疾革亦不過早晚一二錢而薨
藥名枳殼枳實舊音枳韻各有倚止二音而以止為
本音字彙唯獨止音唐詩云枳花明馭墻又曰処々
春風枳殼花今學者欲詭枳從止音按周禮夏官掌
固掌墾城郭溝地榭渠之固鄭注榭謂枳殼之屬有

刺者也陸氏叙文枳居氏反由是觀之枳字曰音槲
為是又平声奇支二音其詳未詳

古詩書々河畔草多用疊字論者以為齊唐詩崔顥
黃雀樓用字重複不累其佳論者亦以為奇他唯張
若虛春江花月夜為大奇一篇三十六句二百五十
字而用月字十五為最多江字十二為次多史首
七不六人五上五何五流五照四春四水四無四相
三海三明三見三年三去三落二潮二生二中二花
二似二空二飛二白二一一初二代二望二長二家
二夜二捲二還二潭二斜二何処二何人二可憐二

不知二澗之故；悠之沈；凡重複者共一百三字
誦者不覺其多可謂絕奇矣

壬戌正月彗星見於河鼓南及河鼓是歲八月一日
大雨大風自東北拔木蕪屋信上下毛武下總五州
大水朝馬山崩信之松城小室武之忍城河越盤築
下總古河園宿諸城皆壞松城小室最甚所在堤防
無有完者人民溺死者不可勝數則東都之地北極
下毛東連下總平地水深大餘其淺者亦數尺渺
如海者方二三百里都下東北一二十里內士民或
道於高地或上屋以待援有幸得舟筏而濟者有數

日不得援而絕糧者其他為魚鼈者亦不可勝數不
惟衆庶為然諸侯貴人亦有死者云於是 縣官命
有司出舟以濟溺者為粥飯以饋飢餓者都下富人
有力者亦競赴援施惠不可具陳也誠國初以來聞
國家一大災人民一大厄也九月 縣官命有司修
築大水所壞堤防乃命肥後侯備前侯長門侯伊賀
侯福山侯圓龜侯出石侯飯肥侯白杵侯緒江侯盤
國子助工役之數十萬人費數十萬金半歲功成亦
國初以來一大事也

戰國四君皆好士食客之多至三千問其所得則孟

嘗僅有馮驩及雞鳴狗盜平原唯有毛遂信陵有侯
嬴朱亥耳士之難得如斯夫然非孟嘗等愛士而喜
待之則此數子者亦未必為其用夫淘汰求金搜石
索玉捨沙石未有能得金玉者也人主之取士亦如
是向使孟嘗等當初必拔士而取之終世不得一士
唯其好士而來者容之是以皆得士矣詩云濟々多士
文王以寧武王曰我有亂臣十人夫所謂多士者豈
皆俊傑哉意亦多碌々者耳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
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挾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
衆庶故能明其德此品言也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少

田文之得士可謂謬矣凡宋儒所論皆此類也

戰國有范雎唐雎昭雎雎字多从目史記注不音字
亦下正是以說者任意或音七余反或音雖二音本
別字七余反者鳥名雎鳩之雎其字作苟且之且音
雖者水名睢陽之雎其字从耳目之目一作睢吳師
道注國策范雎音雖韻府魚韻鳥名之雎注云人名
范雎據韓子外傳簡說作范且當從韻府為是唐雎
楚策又有作唐且者亦當音七余反此為明據唯昭
雎木 恐亦七余反

漢睢弘字孟頽注莊音息隨反恩按睢字說文許規

切字彙于規切並與頤音吳尚友錄息為切玉篇昏
規切並與頤音同韻會無此字按韻鏡第五轉支韻
齒者弟二清弟四位收此字屬心母乃隴平聲恐當
從之頤音是也一音桂乃夷姓耳

宋之問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云青門路
梅鳳凰臺素澹宸遊龍騎來此起句誠佳惟以句法
論之首句如次句次句如首句若使二句前後易處
則皆得其所而更佳領聯不粘不足以為病也王維
詩多此法如輞川莊作酌酒與裴迪初四句皆失粘
吳象之少年行之一擲千金渾是膽家後四壁不知

貧高廷禮呂彙李于鱗選皆作家無四壁愚謂徒字
勝蓋家後四壁立相如傳全文也且世豈有無四壁
之家哉

昔者孔子作春秋記時事而已未始明其義亦不著
論使後人心思而得之左氏傳之乃略著其說當時
君子雖有譏評持十一二耳非史家所要故也及司
馬溫公作通鑑則主於著論溫公本欲論時事得失
而不可故錄件事以為論題而已後儒效是作古史
皆略於記事而詳於評論大非史家本色夫學者苟
明經術則其說史也件事之得失了了於一目何用

前人譏評為故余每誦通鑑及諸家古史有評語者
盡塗抹之思其妨史學也

古今人主壽且在位之久者五帝以上傳記不詳三
代以下莫如我日本國初天皇孝明天皇年百三十
七在位百二年垂仁天皇年百四十一在位九十九
年此二皇為最忘神天皇七十一即位即位四十一
年即位之晚則此為最

河列葛井剛林寺千手大士像長數尺實有千臂
亥春住持奉像來東都宮城北護國寺都人往燒香
者日千數一鄙人見像曰大士千臂而兩脚何眩之

太寡也大士言曰吾唯寡脚是故求脚便吾脚多如
手何以東行為世倍謂錢曰脚故大士云尔

千宗佐者茶人利休耳孫也自其先人也以茶事、
紀公家于京師利休所造茶室尚有烏宗佐之子好
讀書從東屋先生受業宗佐聞之謂其子曰汝勿學
向自我先人以茶事、我君家世業茶以受厚俸顧
我所業天下無益之事也有識所笑鄙陋甚矣若汝
學向必醜迺翁所為果然則汝必不事事不事、則
敗先業固不須學向汝但敬奉先業享保年徒紀公
在東都紀相熊野侯忠明者列相因崎侯忠之之族

也皆好茶事。熊野侯欲飲園崎侯酒，而以其为列相，故不敢請。於是園崎侯退朝，過熊野侯，紀公聞之，賜酒肴。熊野侯召宗佐，便為點茶。園崎侯大喜，盡飲。將去，謂宗佐曰：「今日良遇，盡主人歡，唯子亦欲子於茶室，以予在官，也不敢云。然延子，以暇私過，我可矣。」宗佐對曰：「君國次大臣也，不可以有私於人。雖以私外人，必用之僕，雖早未然，以先人之故，知名於海內，雖以私請君，外人亦必聞之。君若公然召僕，則僕亦告寡君，而性未可以私敢辭。」園崎侯慙而去。享保中，前神戶侯統茂自參政遷为太子賓客，有持

人所作賣古畫來示之者，神戶侯見而悅之，問其價，曰：「直金三錠。」神戶侯遂買之。他日有客自言好古画，神戶侯出所買画以示之，客展覽久之，嘆賞不已，曰：「此必名画。」神戶侯曰：「試價之。」對曰：「不下白金十錠。」神戶侯曰：「然則鬻之者虧折耳，我非賈人，何以賤買？为因謂其臣曰：「必益賣此画者，白金七錠，令与前直共十錠。」對曰：「前已与直夫收之，不敢言虧折，不須更益之，客亦從旁知之。」神戶侯曰：「否，我非賈人，何以賤買？」曰：「必益之，今日必行之。」

俳諧連歌者，起於近世，鄙俗而市井，穢人取好，非經

神君子所為也。有位之人好是者，唯磬城廢世子及英及故列相加納侯信友，世人所知也。享保中加納侯以列相傳世子日朝，西城在朝，曾事小回，則与參佐及書史，語及俳諧，神戶侯在座，其始有以忘之一日，謂加納侯曰：公好俳諧，僕未之學也。故雖數聞公語，並無所解，請問公當有得意句，願聞之。加納侯笑曰：固有之，因為誦其一兩句。神戶侯沈吟久之，曰：僕意竟弗解矣。加納侯默然。

盛唐詩如王公園中百花爛熳，燈光采奪目中。晚唐詩如山花野草，雖不及王公園中者，然天造秋色，禮

可愛明詩雖極佳者，如剪綵為花，雖極工，逼真然無生色，竟是死物，所以不能動人也。此何以故？唐詩巧拙皆自然，明詩摹擬所成，是以不同。尔又曰：唐人多真，偶成不強作，明人則貪多強作，所謂無病呻吟者也。此亦所以不同也。

漢晉王子侯謚第者甚多，按表平于頃王子平利侯世平慕侯梁成陵侯元兄弟三人同謚，節廣川繆王子武陶侯朝謚，節朝之孫勳亦謚，節城陽惠王子高卿侯休謚，節城陽荒王子高廣侯勳，即來侯俊，昆山侯光折泉侯根，要安侯勝，式侯憲，兄弟六人同謚，節

城陽戴王子石山侯玄都陽侯音兄弟二人同謚節
梁敬王子黃侯須平樂侯遷東鄉侯方高柴侯允臨
都侯未央兄弟五人同謚節孝陵孝王子蘭陵侯宜
廣平侯德兄弟二人同謚節此皆奇事也又廣陽頃
王子西鄉侯容益昌侯嬰父子三人同謚頃亦奇事也
寬保三年癸亥十一月彗星見于東壁光芒斜指奎
二旬稍衰至十二月十八日復甚明長大倍前連夕
不衰至明年正月朔夕又增光明歛益長大過元宵
乃佚而不見初見時在東壁二星之中後稍移而西
北向營室下星最後切近營室下星而光指東壁上

星凡見者前後五旬而伏

周南召南房中之樂也列國之待多出家人男女及
里巷歌謠之作其辭固宜平易雅頌多士大夫之作
頌又祭祀享神之將而其辭亦平易雖間有奇崛者
可待注解而得通焉及說漢安世房中樂歌十七章
郊祀歌十九篇鏡歌十八篇憤之焉如病熱譎語雖
有注解猶不分曉當時鬼神亦難通不知後宮婦
女如何領解是大可怪也

洪範者帝王治天下之大法非專言五行也漢儒說
五行而洪範奏春秋記災異者所以懼人主也洪範

庶微所以正人主之德也漢儒說五行而災異無驗
便後世人主謂災異不足畏者漢儒之罪也然漢儒
說五行自董仲舒如劉向成之向固駁雜仲舒大儒
而為此杜撰以惑後人非知道者也

喪服斬衰用三升布布經八十縷為升三升則二百
四十縷布幅二尺二寸古者一尺當今北方鐵尺七
寸二分弱則二尺及二寸當今一尺五寸八分四釐
三分之為五寸二分八釐八分之為六合六釐是寸
縷之闊則縷間六釐許為布目大約如今民俗透蚊
帳是為最疎斬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衰服六升大

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衰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
服十一升衰服十二升總麻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
縷無事其布曰總錫衰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布曰
錫四升者縷間四釐九毫許為布目是為次疎五升
者縷間三釐九毫許為布目是為尚疎下此升數差
多則布目差數推此可知也總錫皆十五升而抽去
其半則為七升半矣

冷水解熱勝於藥餌之力故凡病有熱有火者宜聽
飲之医者多禁之非也唯其水必當用新汲者乃地
中清氣無毒若用熱湯懸於井中而冷者則大寒有

毒經火化故也平人尚不可飲况病者乎

余生延寶八年庚申明年辛酉改元天和其四年甲子改元貞享貞享之後五改元曰元錄室永正德享保元文也元文之六年辛酉又改元寬保其四年甲子又改元延享聞之曰日本博士家謂辛酉年為草令皆必改元自前世如是東屋兼燭於曰嘗於縉紳家得見一條藤公兼良三草說其中三善清行易說而載漢鄭玄唐王肇等說甚詳大意本周易革卦爻曰詩緯推度災云戊午草運辛酉甲子草改又易緯云辛酉為革命甲子為草令蓋卦有湯武革命之言而

識緯象因造此妄說云純按孝德天皇即位元年乙巳号大化此日本年号之始也六年庚戌改元白雉奔明天智並無年号天武即位元年壬申号白鳳十年丙戌改元朱鳥持統無年号文武即位初亦無年号五年辛丑改元大宝其四年甲辰改元慶雲自是之後不復有無年号凡自神武至皇極未有年号亦無改元孝德之後奔明天智持統又無年号亦無改元文武以後每數世改元然辛酉甲子未必改元元正養老五年辛酉不改元八年甲子聖武即位改元神龜光仁室龜十二年辛酉改元天應桓武延曆

三年不改元仁明永和八年辛酉十一年甲子皆不改元
醜醜昌泰四年辛酉改元延喜其四年不改元
村上天德五年辛酉改元応和其四年甲子改元康
保自是以下每遇辛酉甲子輒改元唯正親町永祿
四年辛酉七年甲子後水尾元和七年辛酉不改元
莫知其故以是觀之博士家革命革令之說蓋起於
村上時也或曰神武開國以辛酉即天皇之位故後
世亦必以辛酉改元甲子不支之首故亦必改元未
知然否

家語云食桑者有緒而蛾淮南子云食桑者有絲而

蛾純謂凡食桑者皆蠶屬也如尺蠖可見矣

武帝封方士奕大為樂遠後賜列侯甲第童子人乘
輿行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齎金十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純謂漢武惑於
方術至是可謂甚矣人主極富貴之樂而其所不足
者唯長生故求長生長生不足又求不死此方士所
以進也以武帝之英武也猶如是况其他乎嗚呼愚
哉

宋延清詩云蓬萊閣下長相憶桐白山頭去不歸司
馬兼禎以道士受天子恩禮在朝諸人皆善視之及

其辭去而歸山朝士相率送之蓬萊閣下謂大內也
長相憶言羨禎去後諸人憶之也朝士惜別如此而
承禎浩然去志不復顧慮故曰相白山頭去不歸未
句有力亦有味一篇主意在此一句李于鱗詩云白
雲湖上白雲飛長白山頭去不歸取延清末句為承
句語勢軟弱全無意味去不歸三字無所當故也又
李太白詩云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湘
君者舜之二妃死於湘中楚人自昔弔祭為今長沙
落日秋色杳泐欲弔湘君更無處所故末句云尔于
鱗詩云草色秋迷彭蠡汎不知何處弔番君番君吳

芮也吳芮者楚漢一豪傑入漢封為長沙王傳因於
子綰者也凡古人之可憫者後人弔之如湘妃屈原
是也番君之令終何弔之于鱗此句不及太白末句
之有味也岑嘉州云雪裏題詩淚滿衣又云雙袖龍
鍾淚不乾于鱗詩云雪裏題詩淚不乾嘉州言雙袖
淚不乾于鱗但言淚不乾不言何物淚不乾此不成
語也取古人成語入己詩則失精采若于鱗之上手
尚然况他人乎故然詩云三偷其三曰偷語偷語鈍
賦于鱗有焉

有秋瑟通者長端產也頗識文字嘗遊東都見但來

先生而乞一言先生作詩以贈之及其歸也又送之
以序先生歿後遺文行於世而通還倍為儒曰長崎
君舒復遊東都見服子遷曰徂來先生所贈僕詩若
文載在其集僕時為浮屠名慧通今僕為儒而更名
願改但來集中稱慧通者為今名子遷笑曰吾子不
解文字乎贈僧與贈儒生其言大異何得即以贈僧
者為贈儒生者乎吾子止君舒愧而去

漢儒驚而恭宋儒慧而率明儒黠而妄觀其注經傳
古各漢儒解義多迂踈然於本文謬誤無可疑者猶
不敢輒改之况敢刪之乎可謂恭矣如郊康成注三

禮是已宋儒解義多詳悉然亦多臆說見本文可疑
者率意改之病在不知古訓以今說古明儒却能尋
討有超先儒而游往古者然好刪古各如史記漢各
世說文選宋人並存諸家旧注不厭重複明儒乃厭
重複而互刪去之使後學者不得見諸家全註凌雅
陸之於史漢王世貞之於世說田汝成之於文選皆
然世貞於世說不惟刪本註併正文刪之而補入後
事於正文既刪古本矣補何為哉明儒之妄多如此
多如此名為好古而實亡古者也故詭得者當本古
本然古本難得、宋本斯可矣明本為下

古者分天下為九州又為十二州秦滅諸侯分天下
為三十六郡漢因之是秦漢之郡猶古之州也自後
州郡之稱無復辨別周昏作雒緡千里百縣有
郡左傳趙簡子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郡小
於縣秦漢以後以郡統縣則郡大縣小是郡縣之稱
無定我日本有州有郡而無縣以州統郡則州大郡小
我郡猶中華縣也華人亦知而言之故我人為文字
當言某州某郡先賢所行皆然今昏生或謂郡曰縣
者違 國制且不深考古訓耳不可行也
文廟時正德中薩大德海濱有一男子鵠立馬里人見

而異之衆共視之有識者頭髮面貌衣服皆如我
人衣綿布襖問之答曰自異邦來又問何為而來曰
欲宣天主教言語與我人無異里人大驚走而告里
正轉告國官官正石而問曰本國奉天主教殊嚴汝
不同乎答曰唯聞之是以特來耳我欲親見王而言
之不可以告其下官正詳問其所從來則不答唯言
名薩摩天主教家按帖連也官正以聞薩摩薩摩
侯馳馭便以告東都相府相府以聞 縣官命薩摩
侯遣送薩摩於東都至則下更囚於天主宇薩摩在
宇中坐椅終日不言不笑下視如睡如僧坐禪日食

大饅頭數枚冰糖二三兩飲白湯二三碗不食他物
官命老奴天婦無子者事之豫灣使奴婢溫顏和色
視之如傷奴婢歎服其德居數歲奴婢謂守更曰我
二人者既受容教矣若隱而不告則罪大矣敢以告
守更以聞 縣官乃更囚豫灣於圜圜方數尺僅可
容身食之以粥不復與饅頭水糖豫灣泣曰倭人慘
矣未幾瘦死

東厓蓋簪錄云天地之間南位乎陽而主生養北位
乎陰而主肅殺余謂此文當云陽位乎南陰位乎北
此与鳩巢駁皇極云堯舜之道即孔孟之道孔蓋

之道即程朱之道同皆下筆之時不覺其言近文理
耳先儒名能文者尚如此後世輩不可不用心也
匡字作匡者宋人避太祖之名缺其一畫也後代之
人恟而不改非也

紫芝園漫筆卷之九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其義易知水南曰陰水北曰陽其義難知此以其地之寒溫而言也先儒槩以日所及與日所不及而言疎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大都在朔云左氏說在晦者一公羊說在晦者二穀梁說在晦者七是食在晦者甚少也西漢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在晦者三十六是食在

晦者甚多也東漢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
左晦者三十七是食在晦者半也夫古曆疎
甚漢曆稍密然唯推經朔不推定朔故朔不
正有日食於晦者曆家以是笑古曆之疎余
謂日月合為晦已過為朔朔者蘇也言月光
始蘇也故日食當在日月合時既合則過過
則朔矣食豈宜在朔哉晦之與朔所爭斯須
故謂食於朔亦可謂食於晦亦可然謂之月
蝕日則當在日月合時故余竊以漢時食在

晦為正云

和韻非唐詩之正法予年近三十始知之然酬
和人詩而不次其韻則恐逆其意故不得已
為之後讀滄浪詩話曰和韻最害人詩云云
其論甚確予謂吾曹苟學盛唐而唐人所不
為豈宜為之哉自是遂惡和韻一日同門集
徂來氏園井伯錫持東禪寺萬菴上人七言
律詩三首來示先生先生稱歎不已因次其
韻使諸子同作予亦不得辭枉作之其後與

韓容贈答容好和韻我不敢逆且勸其所為
耳他決不和人韻雖有非之者不顧也異日
琴鶴公自下館寄示其詩而徵和予辭以和
韻非唐詩之正但和其意而不次韻以應徵
自後與人贈答不復和人韻人亦不責之

佐倉侯乘邑以享保八年自大坂處守入為列
相是時岡崎侯忠之為首相加納侯信友為
次相明年加納侯傳 太子於西城上田侯
忠周為列相數歲薨烏山侯常春為列相數

月薨若狹侯忠音為列相十五年岡崎侯免
濱松侯信祝為列相佐倉侯為首相十七年
加納侯薨沼田侯直邦代之十九年古河侯
忠良為列相二十年沼田侯若狹侯皆薨磐
邨侯乘堅代沼田侯寬保三年京尹源賴稔
入為列相封沼田延享元年濱松侯薨既梁
侯忠知代之是歲沼田侯亦薨二年三月佐
倉侯增秩萬石九月
王禪位於 太子是月 太子即位十月丁

未佐倉侯罷相收西城下第令居鏡洲下邸
己酉

王命奪佐倉侯秩收其增秩萬石以其原秩六
萬石賜其世子秉佑不許朝請三月閏十二
月庚午乃許朝請 國初以來免相者多未
有如佐倉侯貶黜者云蓋佐倉侯為相凡二
十三年為首相十六年專行損下益上之政
專權倨貴嗜茶好客皆如同崎侯而廉潔不
及之受取貨賂頗多朝野譏之為首相之二

年邸第失火又十年昇夫數人觀於戲場
與場奴爭鬪為其所歐散走還邸明日與諸
侯昇夫數十人偕往闌入戲場毆傷場奴破
壞勾欄場中莫敢禦之都人以此咎佐倉侯
佐倉侯嗜茶退朝日招客而行茶於室畢又
張宴於堂以四更罷茶器及諸玩好世人皆
微佐倉侯所為至有以茶事于之者癸亥秋
王下令以凡為官不可耽嗜茶酒群飲遊宴
蓋諷佐倉侯也自是佐倉侯止茶絕容世人

以為佐倉侯可以病免而視事如故乙丑四月
邸第復失火世人以為佐倉侯受天譴佐
倉侯猶不以為意出而視事如故人蓋非之
凡佐倉侯之居首相也彗星三見武州大水
災變亦大矣佐倉侯嘗不知畏思可以終身
享富貴之樂一朝黜免為世之僇實不學之
過也丙寅之春嗣君徙封於山形

王命采邑就國杜門不出未幾四月十六日
采邑暴病卒

昔有優麟善作他優語笑謳歌又善作百鳥百
獸之鳴作鸚鳴則鸚至作鴉鳴則鴉至作馬
鳴則馬應作牛鳴則牛應作優甲之語則聞
者以為優甲作優乙之語則聞者以為優乙
云人薦之紀侯紀侯與客飲召見優麟使之
試作雞鳴群雞皆鳴試作狗吠眾狗咸走紀
侯稱善後三日紀侯罷優麟曰鸚鳴不如鸚
鴉鳴不如鴉純謂自魏晉以來詩人好擬作
古詩苦思求似極工摹倣成而似之自誇其

能人亦稱其工然比之古詩則見其不如蓋
摹擬之巧不及自然之妙也是優麟之技也
漁之采詩者非紀侯錄而傳之可謂惑矣夫
擬古而似之猶不足貴况不似乎縱使其所
作無異於古人將焉用之嗚呼世無紀侯悅
優麟者何其多乎

謂殺人曰害西漢以前未有此言蓋至東漢始
有之後漢書齊武王傳云李軾朱鮪因勸更
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害之為殺始見於此

自宋儒好評古人古書而明儒效之凡於古書
必著評語或標於上或注於旁又加點於本
文之旁或圈或批率無空紙夫學者不能讀
書則已苟能讀書而解文義者譏評在其心
不必待先儒之評且天下是非不一所見人
人殊則先儒之評亦不可以為定論况經生
道學之論何所用哉是評無益於學者也至
評點則尤無用者也凡點書者必遇奇語俊
語要語妙語而點之以為志也此亦在讀者

之心無待於先儒之點也况先儒之點不必
其文宜志者率孟浪點之徒累看者之目耳
然所謂佛面著糞者也故有點不如無點予
每得古書而讀之有評注則以朱若墨塗抹
之有評點則以粉竄塗之雖亦不潔可惡猶
愈有點且可加新點也已嗚呼宋儒之僭妄
明儒之狡猾皆可憎哉

